

叢書集成續編

四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一冊目錄

哲學類



理 學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宋 呂喬年輯	續金華	一
管窺外篇二卷	元 史伯璿撰	敬鄉樓	九五
理學類編八卷附校勘記一卷	明 張九韶編	胡氏豫章	一六一
思菴野錄三卷	明 胡思敬校	關 中	二五五
樗菴日錄一卷	明 王 燁撰	芋 園	三二三
胡子衡齋八卷	明 胡 直撰	胡氏豫章	三二七
九諦解疏一卷	明 王 燁著	昭 代	四二五
二艾遺書二卷	民 陳榮昌輯	雲 南	四四一
艾雲蒼語錄一卷 明艾自新著			四四三
艾雪蒼語錄一卷 明艾自脩著			四四七
雞山語要二卷	明 張彞典著	關 中	四七一
致曲言一卷			四七六
明德集大旨總論一卷			四八〇
淮雲問答一卷續編一卷	明 陳 瑚輯	小石山房	五〇一
鏡譚一卷	清 張錦蘊著	雲 南	五三一
論學酬答四卷	清 陸世儀著	小石山房	五四五
五子緒言一卷	清 陸世儀著	太崑先哲	五九三

ED66/06

淑艾錄一卷·····	清	祝涇纂	昭	代	六〇三
語小一卷·····	清	毛先舒著	昭	代	六四七
庸言一卷·····	清	魏象樞著	昭	代	六五五
通語一卷·····	清	熊賜履著	昭	代	六七七
世書一卷·····	清	吳穎著	昭	代	六八九
答問語要一卷·····	清	李顥撰	陶社		六九七
毋欺錄一卷·····	清	朱用純著	小石山房		七〇一

說 農 澤 論
集 錄

經生表勵準



甲辰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鋟

麗澤論說集錄目錄

第一卷

門人集錄易說上

乾坤屯蒙需訟比師小畜履泰同

人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并圖剝

復并圖无妄大畜頤大過習坎離

第二卷

門人集錄易說下

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并

損益夬姤萃升困兌繫辭

第三卷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置漢廣鵲巢

栢舟綠衣谷風旄丘北門桑中載馳淇

風

興氓河廣君子于役揚之水將仲子叔于田

子衿溱洧還十畝之間碩鼠無衣衡門

蟋蟀狼跋四牡常棣出車采芣庭燎汙水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巧言苑柳角弓公劉

板振鷺

第四卷

門人集錄周禮說五

第五卷

門人集錄禮記說

第六卷

門人集錄論語說六十八

第七卷

門人集錄孟子說八十一

第八卷

門人集錄史說四十

第九卷

門人所記雜說一

第十卷

門人所記雜說二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爲成書後再刊定迄于公劉之首

章尙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爲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

而門人記錄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

而終不能止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奧指蓋

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也故

今仍据舊錄頗附茲次比之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

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年謹記

麗澤論說集錄目錄

十一

門人集錄易說上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讀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復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

如此讀易雖曰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爲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爲堯舜濬哲文明爲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無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

集錄一

夢選虞

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彖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句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

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蓋保合天地之太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

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无端故无息也

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爲兩塗蓋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爲二故君子體而爲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也

遷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違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爲利害牽制或爲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爲无滯礙處

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集錄一

夢選虞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已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已敵如此自然不伐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脩業凡人之爲學者若自以爲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

德可進業可脩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大抵爲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脩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脩譬

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

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脩故忠信所以立

本也脩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太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脩於外而不脩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

脩辭所謂脩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脩業安可無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脩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脩辭立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脩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

集錄一

三

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悖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爲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如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脩業之及時也蓋進德脩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觀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觀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溼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

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偏爲萬物之類乎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可過上過五故亢口中則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爲近

集錄一

四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日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發明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象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象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無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

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為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為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又須看履字蓋履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

集錄一

五

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做成皆由漸漸養成積久黃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由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一句猶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盃順而

屯

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九則以陰柔為剛陽所逼却看得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有應而九五之爻卻云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無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九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蒙始終皆以嚴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無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得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已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

集錄一

太夢

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不動需於郊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恆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為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無大害亦有言語之傷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然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

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內卦之終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為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

中必皇懼逼迫無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一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爲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吝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日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訟

凡訟之爲道當以誠實爲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太體看既有眾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

集錄一

七

夢

善羣之德則強陵弱暴寡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爲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爲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爲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無牽制之患天下無事入則權便歸君更無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即是古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概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爲此當看伊川說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來親

比如棄舜孜孜稽于眾舍己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爲故必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復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凶猶及之況於居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比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

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宜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乎吾德意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於盈缶无一豪虧損自然終來屯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祿之求也緣

集錄一

八

夢

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爲初間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末是處在當時初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此卦大抵以五爲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況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日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履德之基也履之爲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爲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象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咥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踐履之道皆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

集錄一

九

九

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象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懷懼危懼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爲尊者處尊爲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爲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

貴一賤安得不生叛亂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

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

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爲否何也取

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

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爲履若

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爲否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

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蓋不爲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

出門第一步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

仰有愧安得泰

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

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爲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

集錄一

十

十

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何如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爲聖人則不然方且蒞

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

人自有胸中之天地胸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

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冀征人君不能徧識

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眾

舉皋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眾舉伊尹則旁招俊父如仲虺

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

時欽志於內今時既泰所口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

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退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

憂深慮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遺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

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爲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拾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爲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惟同人于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爲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無私也

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原隰自秩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未始不有辨常人以同爲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爲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爲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間遠近多爲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安能無私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先有具

如行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言君子明理已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中最好玩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謙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間也人惟中無所有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人輕其无文學必外以辭采自誇實有者却不如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已故也不能捨已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炫露欲求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

集錄一

士步選

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常人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无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爲害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矣貌則有凶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爲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為却不足以當之蓋敬千秋乃無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

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于聲音却不濟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無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

集錄一

王夢選虞

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偽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況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為无妄雷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胸中元无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

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簪

六五貞疾恆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

集錄一

王夢選虞

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

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汎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親輔入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象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有以先之天下

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爲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

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爲一始爲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塵騰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爲隨之至嚮晦入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

集錄一

去夢遺

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無一事祇爲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無成殊不知天下本無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胸中先有所主宰若無主宰一向隨人必入干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爲學亦如此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其爲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

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唯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爲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且如宜政聞蔡京爲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爲好官又欲爲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爲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此交却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夫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爲得瘡以潰爲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詔媚君子無害不知詔媚君子與詔媚小人無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

集錄一

去夢遺

君子難事而易悅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脩身如爲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父言利居正象言志捨下也能決志捨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爲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

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人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姤臣所爲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爲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爲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弑之禍爲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爲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爲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爲無在道以明

九五孚於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危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危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

集錄一

七

夢選集

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无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爲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爲隨善何益於已如人爲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爲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繫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爻所以享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爻

蠱

蠱之爲卦取事爲喻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無事惟其蠱壞脩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爲皿蠱使天下之器服不爲蠱所壞則不必脩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爲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長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即事之始終也甲者事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爲之既爲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久聖

集錄一

太

夢選集

人爲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惟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而不巽无巽以出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胸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

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疊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朝臣阻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唯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無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是有無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皆是未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志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彖傳一

九夢選虞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若無震蕩動播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致疊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致疊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惟疊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擾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疊如卦之才則治疊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疊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已治人更无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欲自有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無益於己無益於人即有害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無過之地人稱之為有子亦可以無憾矣然必屬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

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為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却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蠱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如九二却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却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為正但要事上放教紆回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為地則是未

彖傳一

九夢選虞

到者无一入得道理

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父求意者有求意於父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舉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君異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購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入須是辦得此一著方做得事蠱卦專為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為已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

臨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爲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於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爲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陽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反掌間爾臨三三漸若能見此方是知幾象剛浸而長止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爲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之建却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間事爾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尙久之心事到面前必無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爲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本地相浸漬而臨其上便自有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意

集錄一

王陽明

初九有感於四爲四所說在下位而爲上所說要須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蓋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亦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煦煦說人則無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已

六四臨道上近故以比下爲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爲不知蓋用眾人聰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上六無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

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爲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爲敦大抵在上臨下須看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觀

一陰生於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始勿用取女剝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觀四陰在下二陽爲觀於上却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上下交孚氣象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爲天下所觀須看順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爲上之道

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爲省方之制如虞之

集錄一

王陽明

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却是據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无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無所不到而省方之禮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無爲只見一邊事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解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脩正

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日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却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尙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於陽貨堯舜之於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无咎且九五陽剛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吉无不利只謂之无咎者蓋使天下皆爲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